

國學小叢書

字例略

日思勉

著作者呂思勉  
編輯主幹王岫廬

字例略說

國學叢書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國學叢書  
字例略說

此書有著作翻譯必究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呂思勉

印發行者兼

發行所

上 海 宝 山 勉  
商務印書館 路  
上海及各埠

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e  
OUTLINES OF CHINESE LEXICOLOGY

By

Lu Szu Mien

1st ed., July, 1927

Price: \$0.35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All Rights Reserved

# 字例略說目錄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六書非古說   | 一  |
| 第二章 六書之名及次第 | 一一 |
| 第三章 象形      | 一二 |
| 第四章 指事      | 三六 |
| 第五章 會意      | 三九 |
| 第六章 形聲      | 四一 |
| 第七章 轉注      | 四九 |
| 第八章 假借      | 六二 |

字例略說

二

第九章 引伸.....七四

第十章 文字之孳乳.....七七

第十一章 文字之洮汰.....九八

第十二章 字形之變遷.....九九

第十三章 中國文字之優劣.....一一四

# 字例略說

## 第一章 六書非古說

學問之事烏乎始？曰：始於求條例。凡天下事，必有其所以然之故；治學問者之所求，則此所以然之故而已矣。顧所以然之故，非可徒得也；必先知其然，然後能知其所以然；而欲知其然，又必卽其事分析之，至於極微，然後其所謂然者盡；所謂然者盡，而所以然之故，乃可進求矣；天下事無論分析之至如何詳盡，終必有其公共之理存；若是者，昔人稱之曰「道」；而無論何事，亦莫不可分析之至於極微；若是者，就其事之可分析言之曰理，就其分析所得者言之，則曰條，曰例。

說文：「漢人少言例者；杜氏說左傳，乃云發凡言例；蓋古祇云理而已。」段氏

## 第一章 六書非古說

一

予案今人所謂原理者，昔人稱之曰道。所謂條件者，昔人則曰條。曰例。引伸爲比。此凡學問之事皆然；文字之學，亦何獨不然。吾國有文字之學，蓋始於漢。詳見拙撰中國文字變遷考。集漢人文字之學，著爲一書者，則始於許慎之說文解字。

許君謂俗儒鄙夫，不見通學，未嘗覩字例之條。蓋其學之異於流俗者，亦在其條例而已。

然則許君所謂字例之條者，果安在哉？則通觀全書，惟六書之說，足以當之。六書之說，許序以爲出於周之保氏。後人因謂許氏字例之條，必傳之自古。其實非也。六書之說，惟見於班志許序及周禮保氏注引鄭司農之說。夫學說不能突然而生；苟其旣經發明，則亦必有人祖述。吾國字書，自籀篇至彥均，皆爲四言或三七言韻語。見中國文字變遷考。以字形分別部居，實始於許。夫自周初至漢末，歷時已逾千年；周禮固戰國時書，其距漢末，亦數百載。果使其時已有六書之說，安得自

許以前迄無用其法著字書者而班鄭許三人而外且迄無提及者乎？

孝經微授書

則文者有一條云：「蒼頡文字者，自然而備其文理，象形之屬，分而爲義，因而滋蔓，子母相生，形聲會意之屬，則謂之字。字者，言孳乳寢多也。題之竹帛謂之書。書者，如也，舒也，著也，記也。」予嘗讀此條，以爲此乃六書之說，出於班鄭許之前者。其說惟有三書，可見轉注假借，不能與象形會意形聲並列，卽指事亦可并省也。繼讀張懷瓘書斷，乃知孫書此條，實據書斷誤輯。書斷原文云：「案古文者，黃帝史蒼頡所造也。頑首四目，通於神明。仰觀奎星圓曲之勢，俯察龜文鳥跡之象，博采衆美，合而爲字，是曰古文。孝經援神契云：奎主文章，蒼頡倣象是也。」文字者，總而爲言，云云。其中惟「奎主文章，蒼頡倣象」八字，爲象援神契之文。餘皆張氏之語。孫氏顧舍此八字而輯其餘，可謂僥幸矣。

社會現行之事，往往爲古代之遺，故多有足考古制者。舊時之童子師，教學僮識字有二法：（一）字是字，分別使識之，俗所謂方字是。後法蓋傳之，自古實校前法爲便。然其書久不編纂，不適於用，文等

字例略說

四

得不別易有用之字，別易有用之事，而未嘗編成韻語，卽成方字矣。

若以六書之說教學僮，是猶今之教學

僮者，用字典分部之說也。有是理乎？又六書之說，許似不甚明了。許說某字當屬六書之某種，而其實不然；及依許說，則在六書中無類可歸者甚多。如蟲之或體

許說象蟲在木中形。此字依許例，祇能說爲指事，不能說爲象形，實無可歸附。皆見後。卽如指

事，許惟於上下二字下言之，仍不出敍所言之外。

此本尙係大徐本如此。小徐本則下下云。一從反上爲

言下指事。井不

轉注假借，則全書不及。夫許氏所斤斤焉自謂異於俗儒鄙夫者，字

例之條而已；其所謂字例之條者，則六書而已；乃許於六書之說，茫昧如此，何哉？

曰：許書本博采而成，其敍亦然。

見中國文字變遷考

六書之說，亦成說而許氏采之。其

說本不過舉示梗概，未嘗卽當時之字，一一定其當屬何書，故許亦無從質言也。

夫學問歷時愈久，則研究愈深；研究愈深，則立說愈密。果使作周禮之時，已有六

書之說，至許君時，研究者必已甚多；某字當屬某書，當早有定論，安得茫昧如此？

乎？故六書決非古說也。

然則六書之說，出於何時乎？曰：當出於西漢之世。吾國有文字之學，實始於西漢，予撰中國文字變遷考，業已言之，今觀於六書之說而益信也。中國字說，足當字例之目者，厥惟六書；漢以前之字說，實萃於說文解字；前文業已述及，今觀許書說解，顯分二派：其（一）如王下引『董仲舒曰：古之造文者，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。三者，天地人也，而參通之者王也。』孔子曰：『一貫三爲王。』公下引『韓非曰：『胥私爲公。』』凡其說在西漢初年以前，古文學未興之世者，大抵借字形以說義理，而非說字之條例。故諸生「以其所知爲祕妙，究汨聖人之微旨」也。又其（二）如揚雄等，其說有合於六書之條例者，則大抵在古文學既興之後，緯起哀平，然其說字，尙多不與六書合。觀俞正燮緯字論可見。此等舊說，雖不如許說之善，然漸知即字形以求造字之故，與純然借字形以說義理者不同，實爲新說之本。

廢。故許氏雖試當時諸生廷尉等爲俗儒鄙夫，而於此派字說，亦卒不能盡如緯字論所引「一大爲天，」「十加一爲士，」「禾入水爲黍，」

字例略說

六



許說苟爲小草，引伸爲凡小之稱，斷獄之時，亦得以苟細之義相周乎？若謂許意亦如今人，以舊有之字爲正，後起之字爲俗；苟爲舊有之字乎？故以爲正字；苟爲後起之字，故譏爲俗字；則許又何以收拘柯匾三字乎？亦可謂知二五而不知十矣。要而言之：以許書全體與舊說相校，自覺後起者勝；一一衡之，則許說有仍與舊說同者，有反不如舊說之善者。蓋字說本逐漸進步，許譏諸生廷尉等爲俗儒鄙夫；詆其說一不合孔氏古文，其謬於史籀；「以爲與己之所學，截然異物；而不知許所博采之通人，其說正自此等說轉變而來，故形迹尙未盡泯，而得失亦且互見也。」

此非許接保氏史籀之傳之鐵證矣。

此卽許氏所謂通學，所謂字例之條

者，當先漢之末，尙未大盛之證，安得周時已有其說乎？然則周禮六書，殆亦蕭何六體之類；兩漢之間，指字象形等六書之說既出，鄭司農乃以之釋周禮，實屬謬誤；而許君沿之。用之，亦或當時古文家之說而鄭許之誤也。而班志則又後人據鄭許一類之說竄入者也。班志此處爲僞竄，見中國文字變遷考。

許書所以爲後人所信者，以其所說多字之本義，而經典所用多引伸義；凡本義必實指一事一物，而引伸之義則不然，人因信許說傳之自古耳。人之語言，

誠應先實事實物，而後及於玄虛之義。然至文字孳乳寢多之時，是否尙是如此？則亦可疑！然則許說字義與經典異者，究係經典所用爲後起之義，而許說爲其固有之義？抑語義本不指實，造字者因無可著手，乃託之於實事實物，猶未可知。  
如「頗」之義矣，頭偏也，一似爲本義，而訓頗爲凡偏之詞，音爲引伸，然從皮聲之字如跛，亦得偏義，又何以說之？卽謂果有本義，

經典皆已不用，許氏何由知之。

許書所說本義，有經典全不見者，觀願字段注可見。王氏筠曰：「上古有是語，而中古

無之者，卽其字雖存，而其義遂湮，祇傳其通假之義。」故許君說字，有支繩者，見說文釋例卷一，則許說之多本義，殆亦

皮傳字形耳。

許氏皮傳字形爲說，段氏已言之，如苗字是也。愚案古人本有隨文訓釋之例，依附字形爲說，亦其類耳。如讐讐二字，

說文皆但曰「貪也」，引春秋傳曰，謂之讐讐。此非別有所受，乃承上文「貪於飲食，則皆於貨賄」一言耳，如其不然，則亦以其字從火從頁而言；假令易其偏旁，卽說解亦當一頗爲「頭偏」，亦以其字從火從頁而言；假令易其偏旁，卽說解亦當隨之而異矣。牛父，牝但曰「畜母」，不曰牛母者，其書係博采而成，大畜謂體一仍其舊，不加改動故也。其體例初不說文釋例者，如王氏筠，其用力可謂勤矣。而烏知許氏之書，其體例初不說文釋例乎？王氏曰：「許君立說，可

字例略說

十

必與字形相比，故有恒見之字，說解反爲罕見者，爲恒見之解，與形不合也。利自此生，弊即自此生。反古復始，其利也；古義失傳，形體傳謬之字，必求確切，遂致周章，其弊也。」其說最通，致本義傳之自古也。

許氏詆俗儒鄙夫，「不合孔氏古文，謬於史籍。」然許書十九皆小篆；其所以能據形系聯，分別部居，不相雜遺。

廁者，正以所載皆小篆，故能整齊如此耳。必欲求三古，故六書決非古說也。

凡事前修難密，後起轉精。六書之說，出於漢世，距今已二千餘年，其說自不能甚密。求其詳盡，則六書八書不啻；若但揭舉大綱，則轉注假借二者，固不容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並列也。見後果使後世治文字之學者，師古人立字例之條之意，而勿泥其所列之條，以六書之說爲基，更求詳密，則迄於今日，字學必已大明。

惜乎二千年來昧者則認六書爲皇頡造字之條例，謂其先定此例，而後依之造字；卽知其不然者，亦以六書爲古說，不敢破壞，有彌縫匡救，而無改弦更張；如筠卽王

例人也。而後造字說文釋例，猶之左氏釋春秋例，皆以意逆志，所定，非皇頡先定，此

仍以孔子作春秋，先有此例。一其說可謂通達，然其書則非至萬無可通，不敢非議許說也。遂致爲成說所拘，

用力雖深，而立說終未能盡善；此則尊古太過之弊也。予謂今日研究文字之學者，實當自立條例，不必更拘成說。然茲事體大，非予淺學所能；且六書之說，傳之二千餘年，一旦破之，未免駭俗；故茲編所論，仍以六書爲綱領；但於其說不可通之處，亦時加以論列焉；期爲治斯學者闢一途徑而已。

## 第二章 六書之名及次第

六書之名及次第，班鄭許互有不同。許序云：一曰指事，二曰象形，三曰形聲，四曰會意，五曰轉注，六曰假借。班志云：象形，象事，象意，象聲，轉注，假借。鄭司農則云：象形，會意，轉注，處事，假借，諧聲。案象形轉注假借之名，三家俱同。指事，處事，形聲，諧聲，立名雖異，於義俱安。惟班於事意聲亦皆云象，則理不可通。至其次序，則

當從班，以象形居首，指事，會意，形聲次之，轉注，假借又次之。以六書之中，足當文之目者惟象形；而轉注，假借，雖亦具造字之用，究與其餘四書，又有不同也。

## 第二章 象形

許序云：『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。』又曰：『文者，物象之本。』

引此語段，依左宣十五年正義補。案書序疏說文，亦有此語，段氏補之是也。

然則象形實居文字之初。其創制也，直取象於物，自無從更加以他字。故鄭樵謂『獨體爲文，合體爲字』也。然象形文字之初出者，固無從更加以他字而其出較晚者，則亦或加他字以見意。如木部：『果，木實也。从木，象果形，在木之上。』『条，樹木垂柔柔也。从木，象形。』又如巢下云：『鳥在木上曰巢，在穴曰窠。从木，象形。』此等字，不從木即無以見意。謂其初但作 $\oplus$ ，作 $\亼$ ，作 $\巛$ ，而木字爲後人所加固不可；謂其造字之時，即各兼象木